



## 当『大白』的那些日子

□阮鹏

疫情防控期间,政府为了方便居民群众就近做核酸,在城乡居民区设置了许多采样点,而默默奉献的“大白”们俨然成了人民群众心中最可爱的人。我曾多次执行防疫任务,当过医疗点长,也当过核酸采样队的“大白”,对平凡无奇的“大白”经历颇有一些感触。

我第一次出任务是在晚上,因为当时还是盛夏,晚上开展全员采样相对凉爽,方便群众出行排队。人们也积极配合,队伍显得比较安静。突然,人群中出现了吵闹之声,我赶紧上前查看情况,原来是一位大姐忘了戴口罩,维护秩序的志愿者正在批评她,两人为此你来我往地吵了起来。那位大姐已经排了较长时间的队,不愿回家取口罩,因为回来后队伍必然变了,又得重新排队。弄清了情况,我赶紧拿出一个口罩递给她。得到解围的大姐很感激,拿起手机忙问:“多少钱,我扫码给你”,我摆摆手就离开了。后来,我听说个别点位拒绝给不戴口罩的人做核酸,结果引发矛盾纠纷。所以,此后但凡遇到类似情况,我都会主动给对方一个口罩。这样既可以避免矛盾冲突,又能维护正常的采样秩序。一个小小的口罩能发挥这样的作用,也算功劳不小了。

有非医疗界的朋友问我当“大白”到底是种什么感受,觉得那一定很威风,也想来当“大白”。对此,我摇摇头道:采样工作其实是最危险的任务——当对方摘下口罩、张开嘴巴,口鼻中的气体就会直喷你的面屏。要是没有严密的防护,几千张嘴巴喷下来,那是很容易“中招”的。如果硬要说“捅喉咙”还有什么意义的话,那就是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几千个不同性别、年龄的口腔实况:有白的,有黄的,有黑的,可谓五颜六色。那颜色来自牙齿,或泛黄或苍白的舌苔,或是吃完东西没有刷牙漱口尚有食物残留。这样的经历能极大地丰富你对人类口腔的认识,不过,就像去解剖室参观一样,你得有一定的心理准备,那可不是像看风景一样轻松惬意的事。

当“大白”,还会遇到小的、瞬间的意外情况。一次,我给一位疑似有慢性支气管炎的大爷做咽拭子,棉签刚一取出,他就猛地一咳,喷出一团浓痰在桌上,我的面屏也因此溅满了飞沫。我随即开始进行处理,全面消毒。当时,心情非常复杂,额头也惊出了冷汗,好在有口罩和面屏的遮挡,内心的窘迫和慌张才没有暴露。还有几次,我的手套套破了却浑然不觉,等到发现的时候自己也慌了:不知破了有多久,已钻进去多少病菌?然而,次数多了,也就不感到意外,赶紧消毒换新的就是了。

单独的一个采样动作很简单,谈不上辛苦,但上千次地重复一样的动作,积少成多,自然就会感到劳累。“大白”们的辛苦还在于时间的漫长,一坐就是数小时,期间不能喝水,上厕所也不方便。采完上千人的核酸,手指都是酸痛的;脱下防护服,汗水湿透全身,像是刚蒸完桑拿;戴手套的双手也被自己的汗水泡得发白起皱,但这些都太常见了,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在那段长达一个多月的抗“疫”日子里,除了外出执行任务,我一直都待在医院里,有家不敢回:深怕自己不慎“中招”,回去可能就要传染给家人。若要问我这样的日子到底苦不苦,我的回答是不但不苦,内心反而十分充实,因为在那种特殊的时期,没有什么能比上抗“疫”战场更有意义的事情了。

## 异地求学思故乡

□官瑞雪

2020年9月,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家,独自前往武汉求学。由于疫情和支教的原因,回到家的日子更是寥寥无几。

首次别了家人庆国庆,首次别了家人度中秋,首次别了家人吃冬至饺。转眼间,2023年将至。

家人闲聊中总提起我这远行人,夜深人静我总梦回故乡。故乡不是我从小长大的都市,而是我祖父祖母的家。2020年高考前的春节回到老家,谁曾想一呆便是几个月。在那里,我熬过了艰难的网课时期,洒下了别样的汗水。而我又是幸运的,没有钢筋水泥的枷锁束缚,学困之际,还可感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,兴许得于此,高考成绩高出一本线约一百分。那段时光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故乡是山城,放眼望去,远处山峦起伏,仿佛群山环抱的桃花源。

翻过层层山峦,便得一小径,诱人深入。那是进入故乡唯一的通道,守着纯,隔着污。径前是一树黄桷兰,不似桂花灵动,自有一番风情,清雅绝尘,摇曳绝立。风轻拂,花轻旋,飘若惊鸿,宛若游龙,凭着一缕风,穿越时空的纷繁,辗转尘世。

信步走入,也许是重山隔绝了车马的喧嚣,静静的,甚至可以摸到时光的尾巴,感受光阴在手下流淌。小径两旁是错落的房屋,青砖黛瓦,瓦楞乌黑泛黄。脚底是青石板,早已被岁月磨得光亮可鉴,倒映着不知是人此时的容颜,亦或是心底的那份情愫?若逢花期,一抹鲜艳,从青石夹缝中悠然凝起,仿佛渡了千年磅礴,才有了这一刻的邂逅。又是一阵风起,急匆匆涌入小巷,压弯了红颜。

觅风来处,有如桃花源般,“良田美池桑竹之

属”,看那水田散聚有致,满川厚实的庄稼,浓绿笼罩田庄,溪流潺潺,繁花簇簇。风便有了南国特有的芬芳,惺忪而细密,似孩童半睁半阖的眼,若女子柔嫩的纤手。溪是山里最灵动的存在,宛如一幅书法,溪岸野草花是装裱,浅浅溪流是上好的宣纸。溪缓缓地淌,注入了河;河水弥弥,注入了长江;大江东去,经过此时之我的身边。

过了小溪,雾霭浮动,又是曲径通幽,路上妇人两三,手持浣衣盆,身着素衣白衫,脸带山城人特有的爽朗。仿佛又见“古老”时光现,没有洗衣机哄哄,只有轻缓的河,惺忪的风。狗在深巷叫,鸡在树上鸣。

行至尽头,便是吾家。柴荆斑驳,枷锁轻扣,似邀人入屋。推开荆扉,见篱笆围墙,轻抚篱笆古墙,听一段或感人或忧愁的往事。院子里有厚实的泥地,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,从院门蜿蜒到正屋,院里亦有一棵黄桷树,不知何时所植。树下常有祖父母相偎,祖母的眼清明如那泓源起深山的清泉,倒映着祖父的银发,他们总是不愿到城镇和我们一起居住。

今又冬日,想必祖母定手持针线,将那平平仄仄的岁月,织进一袭毛衣,织进脚下毛鞋。最近视频相见,她总叨着:“乖孙,你穿得太薄了!”待我归家,祖母定会逼我再套上件毛背心。祖父呢?或许穿着祖母织就的长衣,手拿一把二胡。手慢慢拉着,咿咿呀呀,仿佛《倾城之恋》般,有着云卷云舒的自在,有着“年华似水,匆匆一瞥”的安宁,有着“执花只看流年”的爱眷。

时常忆起故乡,不是消极逃避当下,只是回首凝望我的根。那里有祖辈的奋斗,有祖辈的坚守,亦有我的一段努力。根深地扎在地中,指着出发的方向,给予我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## 王大爷老两口的零食摊

□王大明

## 蓉城轶事

老成都人的自由职业可谓五花八门,许多职业现在已彻底消失。伫立于今天的小天中街丁字形路口,看见街对面“小天北街”路牌,想起路牌这个地方,就是早年王大爷老两口露天摆卖零食摊摊的固定点位。如果把时钟拨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里原先是十字路口,口子上多高一根水泥电杆,四周均是一排排老瓦平房居民住户,下雨的时候,零食摊摊就退回到住家户的街边屋檐下,用塑料布盖着摊位上的食品。

每天,王大爷都坐在板凳上等候买主。他的零食摊摊很简单,一只较大的竹编储物提兜放在地上,竹兜前放置一块一平尺左右的木板摆卖零食,零食根据一年四季出产的东西进行变换,出啥物产就卖啥:红苕收成了,就卖娃儿爱吃的香脆红苕片;大头菜上市,就卖麻辣的大头菜片片;花生新,就卖带壳炒制的熟花生;加糖精的爆米花,啥都不加的爆玉米花;炒葫豆、碗豆、黄豆,卤豆腐干;论一牙一牙卖的桔子、苹果、汽柑以及甘蔗节等等,总之,凡能进嘴和赚钱的零食品种调换着花样卖。

王大爷老两口家挨着晏家院子的一片菜地,门前用竹子搭建丝瓜架子,架子下用水泥和砖砌了个洗衣台。住家离零食摊摊只有一站路的样子,跑个来回也就十分分钟左右,方便添货。一人摆摊一人忙家务和采买加工,一日三餐换着吃饭。摆摊所需的食材靠去石羊场、神仙树、红牌楼等地赶场购回。说起那时的赶场,马路未通公交车,不会骑车也没

有自行车的只能走路背着背兜买回东西,然后就在洗衣台上洗切晾晒。

在缺吃少穿的年代,吃啥都香。学生娃儿比较馋嘴,放学回家都忙着找吃的,坛子头的泡菜、碗柜里的残汤剩饭都要弄点来塞进口中,其时叫捞嘴,更不消说哪里经得住王大爷卖的零食诱惑。炒葫豆、红苕片、熟花生,用小秤定量,以每堆论价,玉米花、爆米花、炒黄豆包括碗豆,用杯计量舀满为度,这些按堆按杯的零食卖价一般不超出伍分。光顾者大都是住在小天居民区的学生娃儿,除了节假日,他们每天经过此地去前面的金陵路小学、东桂街小学读书(现在两校已合并改名),他们尤爱有盐有味的小虾米,两分叁分摊主都要卖。那时候没那么多讲究,写过的作业本以及报纸裁剪用作包装,纸裹折起来呈尖筒状,买到的小虾米边走边吃直到学校时油渍已浸透纸背。此外,还有麻辣大头菜、泡的青菜帮帮,看到学生们舔舌舔手的吃相,更是让人感到津津有味。当时,家长们的工资都不高,学生娃儿身上会有好多钱嘛?多以买铅笔、擦子名义省下的零花钱,揣在纸折的钱包里或藏在文具盒中,要得拢的同学三三两两凑钱买来东西打伙吃,所以王大爷的零食摊摊赚的是分分子利润,挣点钱也辛苦。

王大爷老两口没有其他工作,凭借零食摊摊小小的收入维持全家生计几十年。如果他俩还健在的话,双双都过百岁了,而那些学生“吃货”已到倚杖之年。再回首,老成都往事如烟,那种儿时的香脆味道却记在心头,久久难忘。